

《参考消息》专辑30

年年总有风和雨

——《参考消息》连载文章集粹之一



《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参考消息》专辑30

年年总有风和雨

——《参考消息》连载文章集粹之一

主 编 张国良

责任编辑 建 蜀

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

P 198 8, 2, 2

编 者 的 话

1985年9月,《参考消息》正式开辟了《连载》专栏。在此之前,我们虽然也曾刊登过不少连载文章,但由于选题范围小,又经常间断,因而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自《连载》专栏开办以来,已刊登了一大批有相当质量的文章。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在强调参考性、新闻性的前提下,也不忽略知识性和可读性,同时,考虑到本报读者面广,兴趣爱好不一的特点,我们在选题方面,既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共同兴趣所在(如一些重大的国际新闻事件及其背景、各种内幕新闻等等),也尽量照顾了多方面读者的特殊爱好(如战争、间谍活动、外国社会等等)。我们的希望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广大读者能对这个世界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有更生动、更详细、更系统、更全面的了解。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在此,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应许多读者的要求,我们从1985年1月—1986年12月在《参考消息》上刊登的连载文章中,精选出一部分,编汇成册。我们的目的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既有参考性,又有知识性的资料性读物。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我们需要认识自己,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别人——认识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的人民。

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1987. 2. 10

目 录

政治风云——

- 乌干达政变起因.....赵鑫福 (1)
- 泰国“九·九”政变的台前幕后.....王 军 (4)
- 日本的“二世议员”.....日本《宝石》月刊 (8)
- 杜瓦利埃王朝的覆灭.....寇泽刚 (11)
- 菲律宾大选的风风雨雨.....詹得雄 (16)
- 来自南方的浪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 (25)
- 美伊的幕后交易.....陈德昌 (31)
- 中东问题与世界恐怖活动.....白景山 (37)

内幕新闻——

- 《江南事件与蒋氏嫡庶之争》.....香港《镜报》 (43)
- 《与莫斯科决裂》.....美国《时代》周刊 (46)
- 没有打响的战争.....美国国务院文件 (51)
- 缅泰边境上的“国军”残部.....杨 木 (54)
- 苏击落南朝鲜客机事件有幸幸存者.....新加坡《联合晚报》 (59)
- 意大利的黑手党.....王德峰 译 (62)

间谍活动——

- 美苏超级间谍战.....《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68)
- 美国如何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 (苏) C·谢尔盖耶夫 (71)
- 汉普顿是怎样被拉下水的?..... (美) 约翰·巴伦 (72)
- 霍利斯究竟是不是苏联间谍?.....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76)
- 神秘的“费韦尔”事件.....法国《问题》周刊 (79)
- 波恩间谍案.....何大隆 (86)
- 丹尼洛夫案件.....范玉中 (91)

战争·军事——

-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张国良 (95)
- 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报告 (106)
- “草原之火”行动计划.....裴善勤 (112)
- “黄金峡谷”行动计划.....裴善勤 (118)

恐怖活动·灾难事件

- “彩虹战士”号被炸案.....施光耀 译(125)
地中海上的风波.....夏海涛(131)
空前的劫机惨案.....何大隆(137)
一代名相之死.....马永堂(141)
惊心动魄的十六个小时.....赵鑫福(147)
航空史上的最大悲剧.....香港《明报》(151)
“挑战者号”蒙难记.....夏海涛(155)
萨莫拉座机失事之谜.....裴善勤(161)

外国社会——

- 当今世界上的奴隶与奴隶买卖.....法国《巴黎竞赛画报》(165)
意大利新出现的社会集团.....意大利《欧洲人》杂志(169)
八十年代的西方家庭.....陈家瑛(171)
追捕国际级逃犯.....赵鑫福(175)
赫尔辛基银行恶性抢劫案.....郝霜涛 郑焕清(180)

国外见闻——

新德里——印度的镜子

-美国《全国地理杂志》记者布赖恩·霍奇森(184)
今日苏联印象.....闵凡路 赫崇骥(187)
长长短短话东德.....余志和(191)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王伟(196)

珍闻——

- 喀拉拉舞剧.....美国《读者文摘》(200)
“麦克唐纳”快餐兴盛史.....王金柏(202)

历史一页——

- 十年恶梦.....美国《读者文摘》(205)
广岛上空四十三秒.....美国《新闻周刊》(212)
日本关东军覆灭记.....(苏)华西列夫斯基(215)

乌干达政变起因

赵鑫福

1985年7月27日，以北部军区司令巴西利奥·奥拉拉·奥凯洛准将为首的一伙军官在乌干达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5年前东山再起的奥博特政权，在东非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里又一次建起了军人政府。

乌干达军队中的中高军级官几乎都是奥博特总统8年流落他乡卧薪尝胆时的难兄难弟，都是6年前反阿明战争中的干将或5年前拥护奥博特再度出山的吹鼓手。时隔仅5年，昔日的亲者何以变成仇者？当初为奥博特打天下的功臣何以今天为他敲响了丧钟？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话还得从头说起。

坠机之谜

1983年12月的一天，两架涂有乌干达人民解放军标记的直升飞机停在马萨卡境内的一个简易军用机场上。乌干达军队参谋长奥乔克在这里部署完剿匪计划，想赶在天黑之前返回坎帕拉。

第一架飞机徐徐上升，第二架飞机接着也起飞了。送行的军官们目送着飞机渐渐远去，没等飞机消失在视野中，只见第一架飞机左右摇摆了几下，一个倒栽葱向灌木林撞去，“轰”！一声巨响，一股浓烟滚地而起。当附近的军队赶到现场时，只从滚烫的灰烬里挖出了几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同声名赫赫的参谋长一起丧生的还有其它6名高级军官。

翌日清晨，乌干达代总统兼国防部长穆万加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了这一噩耗。人们在悲痛惋惜之余纷纷议论。有的说是有人事先在参谋长座机里安置了定时炸弹，有的说阿乔利族军官搞了鬼，有的说飞行员在飞行前喝了酒。当天下午，乌干达反对派军队的一名发言人在内罗毕宣称，是他们用火箭筒击落了这架飞机。一时间，谁也说不清飞机是怎样失事的。

当时正在新德里出席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的奥博特总统听到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取消了一切日程安排，于第二天匆匆飞回国内。当总统座机快临近恩德培机场时，同机的总统侍卫长向其部下发出命令：取消一切欢迎仪式，加强警戒。总统脸色阴沉，一下飞机，还未来得及同走上前来代总统和乌军司令握手，就钻进座车呼啸而去。静候多时的乌干达高级官员、各国驻乌外交使节及排列整齐的仪仗队只好快快散去。

总统的反常不是没有道理的。总统和参谋长同是兰戈族人。早在十几年以前，参谋长就在总统的栽培下青云直上，成了当时乌军的铁腕人物阿明的劲敌。参谋长精明能干，在军队中颇有威望，能压住阵脚。总统再度出山，多少得力于参谋长的支持。总统未来的政治生涯本来指望这位左右手相助。他的死对这位年近花甲的总统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他认定有人在跟他过不去，非要把飞机失事案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当即任命了以秘密警察头子、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为首的3人调查组。总统还亲自召集其亲信分析、研究案情。虽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个谜在人们的心中则留下了阴影。

自酿苦酒

1971年，当时任乌干达军队参谋长的阿明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把奥博特赶下了台。东山再起的奥博特深知参谋长一职的重要。为任命新参谋长，总统真是费尽心机，但最终还是酿下了苦酒，导致了自己第二次下台。

前参谋长罹难后，新参谋长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从威望和资格来看，自然该轮到当时任坎帕拉军区司令的巴西利奥·奥拉拉·奥凯洛上校了。乌军司令蒂托·奥凯洛也向总统保举他。两位奥凯洛虽然同属阿乔利族人，但无亲属关系。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取了同样的名字是按照阿乔利族人的风俗习惯：当父母生了一对孪生子以后，再生一个儿子，那他就取名为“奥凯洛”。奥拉拉·奥凯洛参加过反阿明的历次战斗，着实为奥博特东山再起立过汗马功劳。不过，他和司令同是阿乔利族人。司令这次又力举他出任新参谋长，引起了老谋深算的奥博特的疑心。为不使司令难堪，总统不置可否，拖而不决。与此同时，他又绞尽脑汁，在其亲信中物色人选。

参谋长去职后8个多月，总统才提出了自己的人选。刚出任西部军区司令不久的兰戈族人史密斯·奥庞·阿卡克上校即将被越级提升为新参谋长的消息一传出，乌军几乎哗然，高级军官们更是愤愤不平。司令当即找到总统，表示反对。据说当时表示反对的还有副总统兼国防部长穆万加。

不过，反对归反对，最后拍板的还是身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奥博特总统。总统为让跟他同一部族的人出任参谋长，以同阿乔利族人占多数的高级军官相抗衡，事到临头，也只好孤注一掷了。他终于在8月10日正式宣布了这一本来早该宣布的任命。

为了安抚司令等阿乔利族高级军官，总统给每人晋升一级，司令也从中将晋升为上将。在晋升仪式上，总统不无用意地说：“我用人只看其才，而不考虑宗教、部族、政治信仰等因素。”另一方面，他又在暗中作了防范，把同司令关系密切的奥凯洛准将调出了首都坎帕拉，出任北部军区司令。而新参谋长阿卡克则自然从西部调回了坎帕拉。

在近两万人的乌干达军队中，50%以上是阿乔利族人。在中高级军官中，阿乔利族人占的比例就更大。总统一意孤行，从兰戈族人中越级提拔和任命了新参谋长，从而触怒了阿乔利族人。奥博特自己种下了这个部族主义的苦果，一场新的风暴自此在这个多事的国度里开始酝酿。

姆布亚军营激战

1985年7月初的一天，在乌干达国防部的二楼会议室里，几十名中校以上的乌干达高级军官正在乌军司令蒂托·奥凯洛上将的主持下研究、制订围剿游击队的新的作战计划。会议持续两个多小时，但新的作战计划还是定不下来。这时，显得有点不耐烦的北部军区司令巴西利奥·奥凯洛准将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说：“这种旷日持久的反游击战实在劳民伤财，我们应该同游击队举行圆桌会议，谈判解决方案。”

他的话音未落，坐在对面的新任参谋长阿卡克站起来说：“奥博特总统一再拒绝同游击队谈判，难道你不清楚吗？你不是明显在跟总统唱反调吗？”

“最好不要拿总统来压人”，坐在长方形桌子尽头的司令开口了，看来他是站在巴西利

奥这一边的。最后，参谋长气势汹汹地带着兰戈族军官退出了会场。

7月7日深夜，参谋长率领兰戈族士兵，驾着几辆运兵装甲车来到了位于坎帕拉东南角的姆布亚军营门口，借口要调运一些武器到别的军营，试图击毙正在那里下榻的巴西利奥准将。然而，他的部下、值星官阿莫尼上尉拒绝他们进营。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竟动起武来，枪战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当时正在东部视察的奥博特总统感到情况不妙，急急忙忙赶回坎帕拉，连续4次召开军官会议。他在会上一再呼吁各级军官听从参谋长的命令。乌一些高级军官都出席了会议，唯独司令一直没有露面，他显然遭到了冷落。

随后，他带着亲信，装了两卡车弹药，不辞而别，回他的北部古卢老家去了。在那里，他受到了阿乔利族官兵的欢迎。古卢位于坎帕拉以北大约250公里，是阿乔利族人集中居住地，是北部军区总部所在地。两位奥凯洛将军就是在这里部署了推翻奥博特政权的全部计划。几天后，这里发生了兵变。

奥凯洛其人

7月29日当地时间下午3时正，在位于坎帕拉市中心的雄伟的议会大厦门前，蒂托·奥凯洛上将宣誓就职，出任乌干达国家元首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乌干达历届总统都在这里宣誓就职，但在这个国家历史上作为军人出任国家元首，奥凯洛将军是继阿明将军之后的第二人。

65年前，奥凯洛将军出生在距乌干达—苏丹边境不远的基特古姆省北部一个叫纳穆科拉的村子里。

1940年，年仅20岁的奥凯洛加入了英国皇家步枪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跟随英国军队转战索马里、肯尼亚和缅甸。1962年乌干达独立后，他一度出任乌干达武装部队参谋长。1971年1月26日，阿明发动政变的第二天，当时任南方旅旅长的奥凯洛率两千多人越过边界城镇穆图库拉，进入坦桑尼亚。8年后，他带领乌干达流亡军队同坦桑尼亚军队一起又打回了乌干达。自1979年以来，乌干达政府4次更迭，但他一直担任乌干达武装部队司令。

笔者最初认识奥凯洛还是在6年前。在首都举行的一次盛大招待会上，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奥凯洛将军。

几个月后，在一次写稿中对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访问乌干达的一些情况不太清楚，我冒昧地给奥凯洛将军挂了个电话。刚巧他不在家，我只好另想办法。过了一会儿，他竟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向我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奥凯洛将军曾于1982年率乌干达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他每次见到中国人，言谈之际总免不了要提及这次访问。去年，他想在北部办一个水稻农场，特地邀请我国农业专家前往考察。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他曾提出要再次访华。今年初，他还把他的儿子送到中国学习。

（原载1985年8月3—5日《参考消息》）

泰国“九·九”政变的台前幕后

王 军

突然播出政变声明

曼谷。1985年9月9日晨7时30分，收音机里突然播出一则新闻：泰国军警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声明，宣布它已于日凌晨六时夺取政权。于是，驻曼谷的外国记者们的神经一下紧张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泰国发生了政变！

职业的习惯使他们忙碌起来。有的拿起电话机打听政变的背景、起因和有关情况，有的立即驱车赶往市区军政要地采访现场新闻。西方四大通讯社记者的一条条快讯接连不断地从曼谷传向世界各地：在王宫、政府大厦和国会大厦周围以及通往机场的公路上，看到挂着蓝旗的叛军坦克驶来驶去；

叛军的M—4型和M—5型坦克向陆军电台大楼开炮；

至少有20辆坦克包围了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被叛军搞得措手不及的政府军只能靠机关枪自卫还击；

在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和陆军大厦一带，叛军和政府军发生激战，长达40多分钟；

叛军的13辆坦克在广场上驶来驶去，路口的电线杆被打断，垃圾箱被子弹打穿，第一军电台大楼弹痕累累……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曼谷分社社长戴维斯也闻风而动，提起摄影机带上录音师拉奇赶往现场。正当他在政变指挥部所在地最高司令部大楼下的大院里举机拍摄时，子弹从政变指挥部方向飞来，他躲避不及，当场中弹身亡。拉奇腿部受伤被送到医院，因失血过多，死于医院中。

52岁的戴维斯从6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活跃在亚洲各地。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75年4月1日，他用摄影机把越南人民军坦克辗过南越总统府大门的历史性时刻记录了下来，使他名扬世界。

英国广播公司还专门为他摄制了一部记录片，记述他充满传奇色彩的记者生涯。

戴维斯虽然倒下了，观察家却仍然转动着他们的镜头，搜索着这场突发事件的起因、发展和后果。

马暖上校卷土重来

政变当局的第一号声明发表后，曼谷的分析家们当即指出，尽管声明说森·纳那空是革委会主席，但他只不过是挂名人，一定还有幕后策划人。现已真相大白，这次政变的魁首是前陆军上校马暖和他的弟弟马纳空军中校。

对于马暖上校，人们并不陌生。早在1981年就是泰国的新闻人物，是年4月1日“愚人节”在曼谷爆发的未遂政变就是他一手导演的。他是那次发动政变的“泰国革命团”的秘书长，是少壮派军官的核心人物。那次政变时，他任装甲兵第4团上校团长兼第4营营长。在那次政变中，由于炳总理逃出首都，亲自指挥军队反击，政变经过了50多个小时后破产了。

政变失败后，他先是和两个随从逃至海边，乘一艘渔船漂泊到香港，又潜回泰国南部宋卡。后来受到国会特赦，方公开露面。

泰国装甲兵的200多名官兵在曼谷以北100多公里的沙拉武里的议安旅馆里，大摆筵席，为马暖“接风、压惊”，筵席上还挂出大幅泰文标语：“优秀指挥官是难得的。”当马暖笑容满面地步入宴会厅时，在场官兵起立欢呼。宴会主持人说，尽管马暖在陆军中已不担任职务，但我们象过去一样敬重和爱戴他，并随时准备执行他发布的每一项命令。

由此可见，马暖和少壮派军官们并未死心。在“九·九政变”中，策划政变的中坚力量也正是这一些人。

1984年，炳总理为团结少壮派军人，把马暖调到自己身边任秘书，是年9月，镇压刑事犯罪厅的警察以参与谋杀炳总理的阴谋活动为罪名将马暖拘留，于是他再次成为公众注意的人物。但由于陆军总司令阿铁等人说项，马暖未被提审，被关几个小时后获释。

马暖胞弟马纳为现役空军中校，亲自指挥其所属空军陆战团追随其兄参加“九·九”政变”。

马暖在发动政变前，悄然从美国潜回泰国，广邀旧同僚共图“大事”。当时与会者皆答应参加举事，但到约定之日，掌实权的军官大多临阵退缩。事至临头，马暖已骑虎难下，只有铤而走险。

前总理江萨涉嫌政变

炳总理在“九·九政变”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有关方面已成立一个专案委员会、负责审讯涉嫌参加政变的前军方领导人。炳说，据安全指挥部报告，江萨上将在发生政变的当天，也在政变指挥部里，审查委员会必须要问清江萨上将为何去政变指挥部。

审查委员会根据炳总理和阿铁最高司令的指示，9月10日分别召见前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森·纳那空上将、前陆军副总司令裕·贴帕信上将和江萨上将。但内容未予透露。记者们也纷纷想找江萨上将，江萨均婉言谢绝。不过，他却通过代表他所领导的国家民主党参加政府的工业部长奥·瓦素叻之口，讲述了一段动听的故事，借以说明他为何去政变指挥部的原因。

9月9日凌晨3时半，一辆军车嘎然停在前总理江萨·差玛南的私邸前。约有20名军人全副武装，从军车上跳将下来，立刻将江萨府第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军人欲闯门而入，遭门卫阻拦。

双方发生口角，家人被吵醒。睡在二楼的江萨也闻其声。门卫用电话通知江萨说有军人相邀。江萨马上便意识到这是政变方面的军人，便去穿军衣，由于多年未穿军衣，费时约一小时，当门外军人等得不耐烦时，江萨才走下楼来。江萨见这些军人全副武装，只得上车前往。

上车后，有军人在左右两旁监视，还有一军人坐在前面，这就是马暖·鲁卡宗上校的弟弟马纳空军中校。军车直驱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政变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的602号楼。

待江萨来到政变指挥部，前陆军副总司令裕上将、前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森·纳那空上将和马暖上校已等候在那里。

从江萨闻听军人相邀就“马上意识到要发生政变”，可以看出他与政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早在1977年10月20日以沙鄂·差罗海军上将发动的政变中，森上将就是参与者之一，而江萨就是在那次政变后出任总理的。在江萨掌权期间，森又晋升为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并进入江萨内阁担任副总理。而发动1981年政变的少壮派军官与江萨过从甚密，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些少壮派在那次政变初期控制曼谷时就曾宣布，奉行江萨1978年颁布的宪法。政变失败被赦后，又一度盛传，少壮派中的头面人物可能会参加江萨领导的国家民主党，帮助他打天下。由此可见，这些人凑在一起搞政变，自有一定的渊源。

江萨本人和奥·瓦素叻等人坚持说江萨到政变指挥部去是被迫的。据外电9月18日报道，警方已正式将江萨等4名涉嫌政变的前军队领导人逮捕。关押在警察局特务处。并宣布要对江萨等人进行公开审判。但鉴于泰军、政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后来对江萨等人的审判一直没有下文。

梦中惊醒急谋对策

首都地区各陆军单位的指挥官，接到发生政变的电话，都各自紧急动员手下官兵处于戒备状态。

陆军副总司令天猜·西里三攀获悉军队生变，立即命令陆军高级军官到第11步兵团团部，商讨反政变大计。

新任陆军参谋长操瓦利中将、第一军军长披集中将，接到天猜上将的命令，立即赶到曼谷市郊的第11步兵团团部汇合。

海军总司令尼蓬·西里达拉于凌晨5时许即已获悉事件发生，因为政变当局曾同他接洽，争取他参加政变行动，遭他拒绝。他立即命令海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

在政变当局发布第一号夺权声明后不到两个小时，天猜将军通过陆军第一电台发布反政变的第一号声明，宣布由武装部队总司令阿铁领导的国内安全指挥部已控制政权，并以阿铁的名义呼吁官兵与叛军划清界限，听从安全指挥部的指挥。同时宣布海、空司令、警察总监和第一军军长均已站在安全指挥部一边，从而稳定了军心。

嗣后，天猜又派第4军到国王和王后休假的陶公府禀报事态发展，并对国王严加保护。虽然国王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政治，但却是泰国人民团结的象征。

与此同时，天猜调动军队，向曼谷集结，并亲自指挥向叛军发动进攻。在发动军事攻势的同时，充分利用第一军电台和陆军控制的泰国电视台和第5频道加强宣传攻势，以瓦解叛军。

在这次反政变中，天猜将军所起的中坚作用自然使人们联想起1981年阿铁将军在反政变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1981年4月1日马暖等发动政变后，把炳总理软禁在官邸。当时任第二军副军长的阿铁，设法与炳取得联系。接着阿铁与王宫接通电话。国王采纳阿铁意见，由王后亲自打电话给看守炳总理的叛军，要他们让炳觐见国王。叛军起初不想让炳离开，王后动怒，表示要亲

自去接，叛军才勉强放人。

炳到王宫后，设法逃出曼谷，到达阿铁的第二军军部，随后国王和王后也来到第二军军部，以示对炳的支持。从而使叛军和政府军势均力敌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叛军见大势已去，被迫投降。

政变头目亡命国外

政变领导者趁炳总理出访印尼，阿铁最高司令出访欧洲和国王在南方休假之机举事，妄图一举夺取政权。不料，马暖等人错误估计形势，遭到以陆军副司令天猜为首的反政变军的有力反击。江萨和森上将见势不妙，纷纷与天猜联络，表示愿自首投诚。

马暖兄弟虽想负隅顽抗，怎奈寡不敌众，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马暖对于出逃看来是有准备的。他在凌晨3时，已派人首先占领了国际机场，而且派人把空军司令巴攀·徒巴德米劫到政变指挥部作为人质。

到下午3时，虽然反政变指挥部已基本控制局势，但叛军尚未缴械投降，形势仍然非常危急。

第一军军长披集中将为避免更大流血，向天猜上将毛遂自荐，愿到叛军指挥部充当说客，说服马暖命令全部叛军弃械投降，而披集中将则承诺保证送马暖安全出国。

虽然泰国军方履约派军用飞机送马暖等人到新加坡，但是他是否就此逍遥法外，尚未可知，因为他领导的叛军打死美国新闻记者戴维斯和拉奇，美国政府受到舆论压力，很可能不同意马暖等人要求美国庇护的申请。据经常反映政府观点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说，如果美国不给马暖等人以庇护，新加坡将别无他法，只有遣送他们回国了。

泰国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已发生过15起政变和未遂政变。这次未遂政变是第16次。它在泰国政变史上留下了3项记录：时间最短——还不到10个小时；流血最多——5人丧生、59人受伤；丧生者中有两名外国记者。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这次流产政变，显然是武装部队权力斗争的表面化，说明军队中存在不稳定因素。经济不景气只是政变策划人用来发动政变的借口，因为经济问题决不能靠政变在一夜之间得以解决。泰国副总理、民主党主席披猜提出，“九·九”事件是令人遗憾的事。但是，他高兴的是，事实使世人看到，大部分泰国人对民主制度具有信心。近两次政变失败的教训，证明军人热爱民主，并决心维护它。这一见解与人民是一致的。

炳总理在粉碎政变后通过电视广播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今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请所有党派同政府一起，为维护国家的利益而团结起来。”（原载1985年8月20—24日《参考消息》）

日本的“二世议员”

日本《宝石》月刊

遵父命进政界

1985年11月4日，中曾根首相来到日航客机坠落的现场——群马县多野郡上野村。

上野村属于首相的选区——群马三区，同时，这里也是其“宿敌”原首相福田赳夫的选举地盘。因而，对中曾根说来，这里既是应当寄予厚爱的故土，也是争斗经年不息的“战场”。或许他不得不准备应付没来由的流失冷箭。首相在慰灵碑前合十祭奠之后，行动似乎有些超出常规。他在转乘直升机和汽车来到充作遗体安置场所的藤冈市民体育馆之后，向等待的人们滥发“总理大臣感谢信”。

不仅如此，首相在途中还在几个市町村停留，每到一地都把一位青年介绍给人们，这位青年则笑容可掬地与当地人合影留念。青年即“中曾根弘文”，首相的长子，递出的名片上印有“自民党总裁秘书”的头衔，听来有点不伦不类。这个头衔是他任自民党总裁的父亲出于自家考虑的创造，是个无报酬的“名誉职务”，目的是“贴金”以提高身价。实际上，弘文是准备参加下届参院选举的新候选人。父子一起视察事故现场，是一次变相的竞选之行。

中曾根弘文生于1945年11月，当时其父担任香川县警务课长。他1968年从庆大商学系毕业后，进入旭化成公司工作。到美国留学两年之后，在出口成套设备方面表现出才干，1982年升任合成树脂事业部开发课长，是个前途有保证的优秀职员。

使他改变命运的是其父担任了首相。最高当权者是孤独的，为了排遣孤独情绪，保守秘密，一定要由自己人担任首相秘书官。中曾根首相也选择了这条路。但是，首相在近30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依赖视为左膀右臂的秘书是上和田义彦。为此，任命上和田为首相秘书官，而给他长子的头衔是总裁秘书。

弘文在担任秘书时即断定，将来不得不做首相的接班人。事态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迫使弘文走上从政之路，去当一位政治家，而这一人生道路的转折完全是由于他父亲的缘故。

两大家族的二世决斗

群马县的政界财界阵线分明，分成中曾根和福田两派，例如，县议会有57名议员，其中49人属自民党。这49人除了一人保持中立外一分为二，中曾根派的“政和会”23人，福田派的“同志会”25人，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但在国会选举中，中曾根派却形势不妙。令中曾根头痛的是参院地方选区的候补人选。作为自民党总裁，他需要能够击败福田派候选人的新人材。最后，首相要求上和田出马，但遭上和田拒绝，无奈只有推出弘文一法。这对首相来说，是

下大赌注，因为如果败给福田派，那就意味着父子二人都在福田面前拜了下风。福田派的候选人是福田宏一，此人系福田赳夫的胞弟，长期以来被称为“幕后人物”。

中曾根弘文在学生时代就是位运动员，因善打曲棍球而闻名遐迩。他身体健壮，仪表堂堂，声望日高，但71岁的“幕后人物”福田宏一却是他极难对付的劲敌。而且，在这位“幕后人物”背后，弘文还有一位命中注定的竞争对手。此人叫福田康夫，现年49岁，是福田内阁时的首相秘书官，福田赳夫的长子。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与弘文一样，他在担任丸善石油公司的进口课长时，因父亲当选首相而成为秘书官，康夫在宏一离开之后即担任“永田町就业部长”一职，为选举和同中央联络而奔波。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当其父引退时，他注定要在群马第三选区出马竞选。康夫预定要先于弘文脱颖而出，参与国事。而且由于中曾根家打算父子分别担任参众两院议员一事本身就是前所未闻的，福田家也就准备让父子在同一选区当选。在1980年的大选中，福田赳夫得票12.8万张，即使父子两人均分这些选票，也都能轻易当选。

据说康夫同弘文相比，并不适合干政治。然而，他最近却一头扎进选区，与他的胞弟征夫携手，为父亲与叔父拚命挖选票。兄弟二人达成了默契，康夫将来进众议院，征夫将来进参议院，并为开创“自己的时代”而行动起来。不言而喻，他们需要趁此机会把中曾根弘文击垮。

这是现任内阁首相之子与前任内阁首相之子的拚死争斗，也是政治进入世袭时代有代表性的事件。

知名度、地盘、资金与特权

政界如今正是“二世的时代”。在现今504名众议员中，有80人属于“二世”，其中包括老辈议员的女婿在内。这就是说，每6个人中就有1个。此外，如果把亲属中有当过前任议员并继承其地盘的世袭议员也计算在内，将超过百人。而要是把参院议员也包括其中，甚至很难数得清。时至今日，“政治已是家传的行业”。

原因何在？答案比较简单：因为世袭议员可以很容易从父辈那里承受选举所需要的知名度、地盘和资金。

然而原因还不仅如此。还存在着需要世袭议员的结构性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特权。现实的问题是，在日本，选出议员的母体并不是政党。不论是保守的党还是革新的党，议员个人的后援会都是收集选票机器的核心。后援会为某个特定议员搜罗选票，把当选者送进国会，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表，可以从中谋取好处。

后援会就象猎狗一样纠缠着被当选的特定议员。对后援会（即地区社会）来说，最不幸的事情是这个议员突然落选，或者是一病不起。如果一命呜呼，那更是大伤脑筋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二世”的存在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了避免争夺地位，儿子是合适的角色，下次选举可望通过为安慰死者之灵而打一场“复仇战”来拉选票。

后援会把“二世”当作从中央政界那里取得好处的渠道。

培养“二世议员”，最早是从高速增长经济的末期、即权利的结构固定下来的时候开始的，在1973年大选时更加明显了。

在1976年大选时，4名新当选议员中就有一名是“二世”。从那时起，“二世议员”在野党中也出现了。10年后，“二世议员”肯定会在立法机关中占据1/3的地位。

“二世抗争”

“二世议员”势力的抬头，正在引起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政界出现了“新的抗争”形态，二是少数妻党垄断权力和政治密室化。首先看一下“抗争”。政界本来就是“抗争的场所”，政党有政党之间的抗争，派系有派系之间的抗争。如此看来，“二世议员”势力的抬头，也可以称为“二世抗争”，不过，“二世抗争”比政党和派系之争更加复杂。

这种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样式。一是选举区的斗争，二是争夺政党和派系的领导权之争，三是将来可能发生争夺“首相宝座”的妻党之间的抗争。

二世议员们的“恋爱”与“政治”

在“二世”中，首相的儿子尤为引人注目。它既有是否能够以父子两代“征服”政权的含意，同时也有妻党之间抗争这一侧面。

田中义一首相的儿子田中龙夫是福田派的巨头，但他对政权已经没有野心了。

当前，如果说有谁能建立起父子两代人的伟业，那恐怕就只有原首相岸信介的女婿安倍晋太郎了。

安倍于大正13年（1924年）出生在山口县大津郡日置村。父亲宽曾当过村长、县议员。从1937年开始当上众院议员，同原首相三木武夫是同一届。但是，安倍能取天下并非是依靠父亲，而是靠养父岸信介的栽培。岸信介的长子信和体弱多病，因此，岸信介慎重地进行了选择，打算把长女洋子的丈夫作为政治继承人。安倍在每日新闻社担任政治部记者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岸信介，与洋子见了面。但是，由于岸信介夫人不中意，使这次相亲没有成功。

可是，后来，洋子不管见到谁都摇头，最后还是按照洋子的希望，同安倍结了婚。恐怕也可以说，正是这一“恋爱”决定了安倍今天的新领导人的地位。

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早在当首相时就选中了长子龙太郎作继承人。荣作当时对政权有着强烈的欲望，他终日为同没有什么关系的关西财界建立起裙带关系而奔走。他安排了龙太郎同关西财界大人物的女儿多次见面。

可是，龙太郎有意中人，是在富士制铁公司广畑厂工作的、被称为“广畑厂花”的敏子。他们不顾家庭反对，开始了同居。

荣作一怒之下选择了次子信二作为继承人，让信二同东京瓦斯公司董事长的长女和子结了婚。

信二已从参院转到众院，当前正在以职员式的平民感觉奠定作为政治家的基础。

“三世”战争已经开始

战后，开辟了保守政治之道的两大名门——吉田茂“家”与鸠山一郎“家”展开了争夺。

这两位原首相的孙子麻生太郎和鸠山邦夫作为政界的一对劲敌早已引起人们注目。太郎以麻生财阀为后盾，又同皇室结亲，把原籍放在了保守主流。

东京大学毕业的邦夫娶了外国女人，曾当过田中角荣的秘书。他有着杂草一样的顽强性，成了年轻人中的属望人材。这两个人20年后重新掀起吉田—鸠山战争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原载1986年2月8日—15日《参考消息》 有删节）

杜瓦利埃王朝的覆灭

寇泽刚

1986年2月7日凌晨3点46分，太子港国际机场上，一架美国C—141军用运输机起飞了。年仅34岁的海地“终身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就在这架飞机上。他的出逃，宣告了统治海地29年的杜家王朝的覆灭。狂喜而又愤怒的海地人冲向“老大夫陵”，掘开了老杜瓦利埃的坟墓，敲打着他的尸骨在街上游行。在群众复仇的怒火中，横行霸道的“通顿马库特”（海地秘密警察）抱头鼠窜，贪官污吏的宅邸一片狼藉……

杜瓦利埃王朝的覆灭是其29年横征暴敛、荼毒百姓的必然下场。

“老大夫”建立家天下

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大安的列斯群岛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部，是一个黑人与黑白混血人共居的国家。

海地于1502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697年根据勒斯维克条约被划入法国殖民者的版图。从此大批非洲黑人被贩卖到这个岛上。1790年，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海地爆发了奴隶解放运动。一年后，黑人领袖杜桑·卢维都尔发动领导了反抗法国奴隶主的起义。1803年11月，黑人起义军攻占了法国殖民者在岛上的最后堡垒，于1804年1月1日宣布独立，成为世界上最早独立的黑人共和国。191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地登陆，对这个黑人国家进行了19年的军事统治。

1934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到海地。1957年，这位人称“老大夫”的杜瓦利埃，由美国一手扶植，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海地从此又坠入了苦难的深渊。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早年行医，与巫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上台之后，又组织起御用武装

“通顿马库特”。“老大夫”用宗教巫术加武力镇压，在海地建立起一个中世纪拜占庭式的以旧世家为基础的家族统治。

经过巧取豪夺，杜瓦利埃家族占据了全国财富的90%。

这些人到西欧采购物品，在瑞士银行存钱，送子女到美国读书，每年到世界各地周游度假，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无恶不作。

1964年5月，“老大夫”经“公民投票”当上了终身总统。投票那天，警察把人们从家里拖到投票站，就连站在路旁看热闹的外国游客也不能幸免。一位美国记者在回到纽约后说，“我一个人就投了15次票。”

1971年1月，“老大夫”在病中敕令修改宪法，规定总统有权任命继承人和罢免国会议员。据此，他钦定19岁的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在他死后任海地总统。于是，“终身总统”变成了世袭总统。同年4月，老杜瓦利埃命归黄泉，小杜瓦利埃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总统宝座。

“小大夫”作威作福

小杜瓦利埃不学无术，不理朝政，是一个成天只知道寻花问柳、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在首都太子港街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骑着摩托或开着最豪华的小汽车兜风，有时疾驰而去，以惊吓路人取乐。在他执政的头几年，老杜瓦利埃的遗孀西蒙娜“垂帘听政”，母子俩狼狈为奸，恣意妄为，致使海地成为西半球最黑暗的国家。海地是拉美最穷的国家，而杜氏家族却是这一地区的首富。据透露，杜瓦利埃家族成员每年从国家领取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开支就占国家预算的1/5。到1976年，这个家族中已有3800个百万富翁。他们年收入平均高达9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们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利息。

1980年，海地遭受“艾伦号”飓风灾害。美国向海地提供了200万美元的救济和1000万美元的特别贷款。但是，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调查，这一援助款项中只有1/10用到了应用的项目上，其余部分都装进了官僚们的私囊。因此在海地人们有这样一则传说：每当太子港周围开始刮风的时候，让-克洛德就匆忙爬到国民宫的屋顶上，祈求上帝把小风变成飓风，因为飓风总是带来外国的救灾援助。

据估计，杜瓦利埃家族搜刮得来的财富已有8亿多美元，而海地政府却欠下了6亿美元的外债，财政赤字已突破4亿美元。

杜瓦利埃二世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海地到处是他的行宫，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他的豪华别墅；1980年一次婚礼，他就花费了500万美元。仅仅买一艘游艇，就用掉88万美元。

杜氏家族骄奢淫逸，海地人民却贫困不堪。据报道，海地60%以上的人年收入不足60美元，17%的农民年收入只有33美元。全国人均收入仅150美元。按人均收入排列，洪都拉斯在拉美地区位居倒数第二，而海地的人均收入还只抵它的一半。全国87%的儿童营养不良，75%的人挨饿，83%的人目不识丁，全国人均寿命仅54岁。人民的生活水准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国际社会称海地为“第四世界”。

由于不堪忍受国内的苦难生活，1957年以来，已有近百万海地人背井离乡，逃往外国谋生。还有的人，竟被海地官员以每人11美元的身价偷偷卖给多米尼加种植园主，终生为奴。